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延迟的否定

康德、黑格尔与意识形态批判

Slavoj Žižek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夏莹 译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延迟的否定

康德、黑格尔与意识形态批判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夏莹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迟的否定: 康德、黑格尔与意识形态批判 /
(斯洛文) 齐泽克著; 夏莹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3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 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ISBN 978-7-305-14468-4

I. ①延… II. ①齐… ②夏… III. ①康德, I.
(1724~1804)—意识形态—研究②黑格尔, G. W. F. (1770~
1831)—意识形态—研究 IV. ①B516.31②B516.35
③B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6925 号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by Slavoj Žižek

© 1993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20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书 名 延迟的否定: 康德、黑格尔与意识形态批判

著 者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 者 夏 莹

责任编辑 李 博 黄隽翀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5 字数 294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4468-4

定 价 75.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柔弱无力的美之所以憎恨知性，就因为知性硬要它做它所不能做的事情。但精神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担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留^①，这就是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就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②

① 齐泽克本书的书名“延迟的否定”取自黑格尔在这段文字中所谓“精神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留”，两者的英文表述是相同的，都是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译者注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21 页。

译者前言 经典与当代的邂逅

——如何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意识形态维度？

近年来,学界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展开了对齐泽克思想的研究。但由于齐泽克自身表述的繁杂、晦涩和光怪陆离,对他的研究也很容易沦入拉康思想的各个细节当中不能自拔,或者纠缠在齐泽克对大众文化的各种阐释而最终无法把握齐泽克研究的要旨,以及他作为这个时代的思想者究竟为我们贡献了什么独具原创性的思想。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思想者的齐泽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有两个方面的贡献:第一,借助于大众文化通俗的表现形式揭示了晦涩的拉康哲学思想的核心内涵,这仅仅是一个阐释性,甚至带有普及性的工作;第二,致力于对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新形式的揭示和批判。在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之时,齐泽克坚持了一种不妥协的理论立场,试图探寻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显然后一方面的工作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原创性,同时还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正是基于后一方面的工作促使齐泽克成为当代激进左派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代的激进左派面对的是一个繁荣的丰盛社会,其中不仅意识形态的编制更为精巧,而且人们对意识形态本身已经有了更为“自觉的意识”。换言之,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之后,意识形态理论完成了一种“启蒙”的工作,人们对于社

会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已经“心知肚明”，但人们却仍然乐于“明知故犯”，因为人们发现这些意识形态本身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秩序。例如以货币为核心的经济交换制度、各种法律以及民主的政治立场，等等，破坏这些秩序有可能导致社会生活的毁灭，这就是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最大敌人——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的合理性所在。齐泽克需要做的是破除这种明知故犯和得过且过的理论立场和生活态度，在已经“和解”和“统一”的当下社会中找寻被幻想(fantasy)所掩盖的社会对抗，通过保持这种“对抗”的存在来消解今天社会的“和解”和“统一”的意识形态幻象(illusion)。

在某种意义上说，齐泽克的工作带有“再启蒙”的倾向。启蒙自身形成了一种新的遮蔽(启蒙的辩证法)，同样是今天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撑。以启蒙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理论与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有着某种共谋关系，后者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制度的建立以前者为理论先声。因此面向犬儒主义态度的深入批判需要重新思考德国古典哲学的诸多理论问题。齐泽克在被采访中总是谈及自己对黑格尔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痴迷：“我虽然写了很多关于电影、大众文化的评论，但在内心深处最根本的还是跟从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在今天还是鲜活的。”^①但这“内心深处”为什么会有这种痴迷却从未道出，它成为了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构建的一种“无意识”。在这本出版于1993年的《延迟的否定》中，齐泽克对于康德和黑格尔的独特解读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① 参见2007年7月13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对齐泽克的专访《齐泽克：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

一、原由：为什么将德国古典哲学与 意识形态批判勾连起来？

德国古典哲学所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共谋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被诸如胡塞尔、卢卡奇、海德格尔等人领悟到，由此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产生了诸如《逻辑哲学论》、《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存在与时间》等三部重要的理论著作，他们视角各不相同，却都披着纯粹哲学批判的外衣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审视和批判。因此如果齐泽克仅仅将德国古典哲学与现代性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论点。但当齐泽克坚持将这一勾连照搬到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描述与阐发，并同时将后现代色彩直接置入德国古典哲学当中，由此认为康德和黑格尔与拉康一样，都是我们的同代人，其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当下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思，那么新的阐释路径必然被拓展出来。如果说拉康哲学是一个“后-黑格尔主义哲学”^①，那么黑格尔就一定是“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这样的说法在齐泽克的阐述中具有逻辑的一贯性，只是有悖于我们一般学界对拉康哲学所作的基本判断。于是我们一定要追问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这种阐发路径的原初动因是什么？第二，作出这样一种阐发的根据有哪些？

对于第一个问题，一个较为简单和表面的回答是显而易见的：视拉康哲学为主臬的齐泽克将拉康与德国哲学勾连在一起，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提升拉康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意

^① Slavoj Žiž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

义。在齐泽克看来,拉康的地位应与柏拉图和康德并列。因为后两者,如阿兰·巴迪欧在其《哲学宣言》中视其为历史上两次哲学断裂的始作俑者,^①并且两次断裂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为了应对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柏拉图对应于诡辩者,康德对应于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而他们重构哲学的路径又都是在接纳了相对主义的种种前提之下来展开的,由此才真正地发动了哲学史的革命。而拉康,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再一次面对哲学相对主义的理论现实——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的甚嚣尘上,他担当起哲学重建的任务。这种地位的提升显得有些过于夸张,但却为我们理解拉康哲学敞开了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维度:拉康哲学究竟是后现代哲学的鼻祖,还是对抗后现代的新型本质主义?对于齐泽克来说,答案显然是后一种。“拉康接受了‘解构主义者’的激进的偶然性的主旨,但却用这一主旨来反对自身,用这一主旨来确证自身对作为偶然性的真理的探求。正因如此,解构主义者与新实证主义者们在与拉康打交道的时候,总是被在其中所流露出的‘本质主义’(在非勒斯中心主义的伪装之下)的残余所困扰——好像拉康与他们很接近,但却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黑体为原文所加——笔者注)^②这一判断显然为齐泽克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阐发敞开了大门。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成熟形态,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主义完全可以在另一种审视视角下成为一个新的本质主义的表述方式。作为新的本质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康,在这一意义上复活了德国古典哲学,也因此能够担当起哲学的重建使命。或者我们可以更为大胆地做出

① Alain Badiou: *Manifeste pour la philosophi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9.

② Slavoj Žiž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

这样一个判断,对于齐泽克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那些表现怪诞而新奇的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本质主义的当下变种,就如同拉康与黑格尔理论的同构性一样。

但对于拉康哲学地位的提升,只能算是齐泽克阐发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表层动因,更为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仍需要从当下意识形态的新特点与德国古典哲学理论特性的同构性来看。而这一点对于齐泽克来说成为了没有言明的理论前提。

齐泽克对于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三阶段”说,即所谓的自在意识形态、自为意识形态以及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其中第一种自在意识形态是被马克思充分阐发的虚假意识。它意指某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说,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①。这种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人们对这种意识形态并不知道,因此需要思想家的“启蒙”。第二种自为意识形态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外在化的意识形态规训。“这个意识形态谈及行为”,^②它通过仪式化的行为来完成人们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由此意识形态本身成为外在化的物质性的存在。国家机器以及信仰的仪式等都成为这种意识形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第三种是齐泽克对当代社会特有的意识形态的判断。它是在“意识形态终结”的呼声中被指认出来的,它带有自在自为性,即人们对于意识形态存在认知(自为的),同时它依赖于诸多“隐含的、准‘自发的’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3页。

②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

定和看法的难以捉摸的网络构成‘非意识形态’(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性的……)实践的一种不能复归的瞬间再生产”^①。由此它具有自在性,即一种貌似非意识形态的特质。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是虚假意识,而且是一种被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的,并且是不可或缺的虚假意识。因为它所依赖的是当下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一整套经济的、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体系(ideology)。“意识形态是社会现实……是社会的有效性”^②。于是这种意识形态就具有以下三个要点:它实现了封闭的自我认同(人们知道它的虚假性);它以观念体系(制度层面)的形式存在着;它在“有效性”上彰显其社会现实性。而以上三点,恰恰是德国古典哲学为哲学思想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德国古典哲学始于康德,他所完成的“哥白尼革命”,不仅颠倒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让认识产生于客观对主观的符合,而不是相反——更为关键的是将事物本身,即实在性的事物推入不可知的境遇当中。理性的纯粹性,也就是剔除了理性的经验性内涵,让所谓的对象世界始终不过是人的主观观念(先验范畴)的构造的结果。由此所谓的德国观念论(idealism)得以产生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无非是先验范畴作用于进入时空形式的感性杂多的一个产物,因此从根本上说是观念性的。而后-康德时代的哲学工作只是在不断完善和强化观念构造世界的基本思路。当然这里的所谓“构造”并非对事物的实在性的创造,如上帝创世一般的“无中生有”,而是通过范畴或者纯粹概念使对象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显现自身。因此范畴并非一个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的共相,而是一种规范,它发挥着组织世界,使其以某种方式得以呈现的

① 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②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Verso, 1989, p15 - 16.

功能。康德以此对抗唯理论的独断论。虽然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并非以线性的方式继承了康德,例如黑格尔的体系构造克服了康德的物自体以及范畴作用于经验的直接性,却从根本上继承了康德观念论的主要原则:世界只能以观念的呈现方式(由我们的先验范畴所构造的结果)被我们所认知,由此“这种知识应当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对对象有所断定”(《纯粹理性批判》BXVI)^①,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认识的是我们的观念所构造的事物,海德格尔将其称之为“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开显”,并将其视为“康德‘哥白尼式的转向’的标题下总被误解的东西的真实意义”。^②这种内在性原则必然带来一种内在的自我统一。而这一基本观点在后-康德时代的德国古典哲学来说都是一致的。这些原则正是齐泽克对当下意识形态存在方式进行描述所具有的基本特质。从这一意义上说,齐泽克在准确地把握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之后,发现了其与当下意识形态状态的同构性。正是这一同构性,使得齐泽克痴迷于对德国古典哲学与意识形态批判的思考。这是其理论勾连的深层原因。

二、根据之一:康德缺失的先验自我与先验对象

德国古典哲学与当代意识形态之间具有以上谈到的诸多同构性,但对于齐泽克来说,德国古典哲学却并非仅仅在肯定意义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撑,它同时还埋下了批判甚至打破这种意识形态的隐形契机。对于这一契机的挖掘需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②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王庆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要拉康思想的加入,使康德与黑格尔变成拉康的同代人,虽然这种加入显然带有浓重的齐泽克本人的理论偏好,但对于一个总是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来探寻批判和超越当下社会现实的激进左派思想家来说,却又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齐泽克究竟是如何将康德、黑格尔与拉康的思想整合为一个思路的?这种阐发在意识形态批判中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在此回应上文第二个问题: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拉康化阐发的根据有哪些?)

齐泽克在本书中集中完成了对康德及黑格尔思想的拉康化解读。在其中康德成为先于拉康消解了主体(自我),同时引入**对象 a**的思想家,而黑格尔的思想则驻留于延迟的否定性当中,保留了断裂,从而最终无法实现绝对精神的统一性。在他们的思想中,“缺失”与“断裂”成为核心词汇,同时却仍然保持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而这样一些特质正是极为简化了的拉康思想的轮廓。

齐泽克对拉康的把握是准确的,拉康依赖于对自我发生学的精神分析路径,展开了对主体性哲学的彻底消解,而哲学的主体性原则,自笛卡尔以来就近乎成为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论起点。因此对主体性的消解,对形而上学来说是釜底抽薪的,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的兴起与此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但拉康在晚年对于真实界与**对象 a**的执着探寻,却又让人们看到他坚守形而上学,力图找回主体的决心。尽管那个真实界总是作为某种不可能性,或者最终不过化身作为一种剩余——**对象 a**存留下来,但对于拉康来说,真实界的确从未消失,从这一意义上说,拉康是矛盾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矛盾并不源于拉康本人,而正是作为有限的个人被迫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完成对真理的探寻的时候必然产生的矛盾。这里包含着有限向无限的超越,特殊与普遍的冲突。这种超越

与冲突都是矛盾的代名词,并且它们确实已经在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当中被体悟和道出了。

对于齐泽克来说,康德哲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康德对笛卡尔的“自我”的彻底改造。“我思”与“我在”,在齐泽克来说,不过是笛卡尔从不同角度对“自我”的一种阐发。但由于笛卡尔的自我总是一个经验的实体之我,因此它并不能满足齐泽克所热衷的对主体的“掏空”。而康德的先验统觉作为一种“功能性”的逻辑范畴,却可以在论述中处处与拉康的空洞之我相对应。

对于康德来说,先验统觉是一种能够将杂多与知性范畴结合起来的一种能力。它构成了经验产生的基本条件。它如同物自体一样都是康德为了完成认知的哥白尼革命所不得不作出的一个逻辑设定。它的存在只有在其发挥整合效用的时候才得以彰显。齐泽克反复引用了康德的这样两句话:

“在源初的、综合的统觉整体之中,我意识到了我自身,但并不是像我向自己显现的那样,也不是像我自身所是的那样,而仅仅是我在。”(《纯粹理性批判》,B157)

“通过这个能思维的我或者他或者它(物)表象出来的不是别的,无非是思想的一个先验主体=X,它唯有通过是它的谓词的那些思想才被认识,而分离开来我们就永远不能对它有丝毫概念。”(《纯粹理性批判》,A346)

齐泽克据此作出了以下推论:首先,“‘我思’只不过意味着我不能接近作为思想着的本体原质(noumenal Thing)的我自身,”^①即康德所谓的先验主体=X,离开“谓词”所指的思想,“我们就永远不能对它有丝毫概念”;换言之,“我思”所带

^① Slavoj Žiž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

来的不是我对自身的意识。其次,更进一步地,齐泽克顺势将这个对“我”的意识推向了更为拉康化的层面,“自我意识的矛盾在于它只有在与它自身的非可能性的相对立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只有当我无法企及作为我的存在的真实内核的我自身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自身(‘能思维的我或者他或者它[物]’)”^①。我只有在我无法企及的地方发现“我思”的逻辑,是拉康的“我在我不思之处”的翻版。它的理论根据在于康德在这两段话中所强调的“我意识到了我自己,但……仅仅是在我”,以及那个被等同于 X 的先验主体的论述,都让齐泽克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的种种对康德之自我的解读,是康德的原意和未被揭开的隐形秘密:“我思”所指的永远只是指向外在的“我在”,因此“自我意识的观念包含着主体的自我去中心化,就这一点而言要比主客体的对立更为激进”。^②按照这一思路推理下来,康德所试图构建的形而上学并不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它已经在掏空的自我(先验主体)当中被转变为当代拉康化的本质主义,“这就是康德的形而上学理论的最终指向:形而上学,通过为主体在‘伟大的存在链条’中分配到一个位置,从而试图治愈‘源初压抑’的创伤(对于‘能思考的物’的不可接近)”^③。换言之,先验自我的设定,在齐泽克看来成为对不可能之真实(Real)(对自我本身一无所知)的一种遮掩(治愈),由此保证了形而上学的自我同一性,即在纯粹理性当中,先验自我的逻辑设定让在理性界限以内的认知获得无懈可击的确定性。因为我们当然可以认

① Slavoj Žiž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5.

② Slavoj Žiž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5.

③ Slavoj Žiž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5.

识那些预先已经由我们自己的逻辑(先验统觉,先验自我)所设定的对象。自我同一性的完成,是形而上学得以实现的根本。尽管在齐泽克看来,这种先验自我所获得的只是填补了一个创伤(对真之认知的不可能性)所形成的空洞的位置而已。

这种阐发存在的问题在哪里?显然康德的先验自我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逻辑的功能性的设定,齐泽克虽然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但却坚持将这种逻辑设定的自我等同于拉康对于当下受困于象征界(即社会化)条件下的人们所现实感受到的缺失的自我认同。严格说来,康德的先验主体与拉康的主体概念完全是两个层面的概念:一个是逻辑设定,一个是现实的社会化的自我。一个仅仅依赖于在认知层面发挥某种效用而获得确证,而另一个则不得不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获得说明。因此对于康德来说,先验自我正是认知逻辑自足的保障,而对于拉康来说,对自我的意识却恰恰发现象征界对自我的界定永远处于不足当中,而那所剩余的东西,正是那个不能被象征化的真实。严格说来,拉康的自我更接近于笛卡尔那个所谓经验的实在的自我,而非康德的,但康德对于先验自我以及事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的不可知,确实让齐泽克感到了拉康“不可能之真”的力量。显然过于急切地对这种不可知性的认同,促使齐泽克从根本上忽视了康德与拉康在主体问题上质的差异。

在齐泽克的论述中,康德关于先验自我的不可知总是因为和拉康的主体直接相关而被凸显出来,但对于谙熟于康德的齐泽克来说,他不可能忽视康德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不可知——对物自体的不可知。在《延迟的否定》中,这个对物自体的不可知的论述也成为了齐泽克从康德过渡到黑格尔,并最终逼迫黑格尔与康德完全等同起来的重要一环。

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物自体与先验对象

(transcendental object)是两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互换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如同先验统觉一样,先验对象抑或物自体也是一种逻辑的设定。当康德将认识的开端视为一个已经进入先天形式(时空形式)的经验对象之时,他将认识带入了观念论的领域当中,我们认识的永远是已经被我们加工过的观念,而对于支撑这个观念的实在之物——物自体抑或先验对象,我们并不知道,但对于康德来说,它们的存在却是不能被抹杀的。我们或者可以将其视为康德思想中实在论的残余,或者可以将物自体视为康德对于人类理性限度的说明。但不管怎样,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学界注定处于某种永远的“未完待续”状态。

齐泽克绕开了物自体,转而关注先验对象,这与其对先验主体的关注形成了一种呼应。康德的原话再次“印证”了这种呼应:“关于这个先验对象(它事实上在我们的一切知识中都永远是一个东西=X)的纯粹概念,就是能够给我们的一切经验性的一般概念带来与一个对象的关系,亦即带来客观实在性的东西。”(《纯粹理性批判》,A109)先验主体=X,先验对象=X,两者共有的“先验”,让其消失在经验视野当中,但却又不得不作为逻辑得以自足的必要设定、保障,康德的X只能在不可知但却存在的意义上获得解释,而在齐泽克这里,这个X再次成为一个有待填补的空位。先验主体与先验对象填补了这个空位,它们遮蔽了导致空位的断裂。在先验主体那里,我总是在“我在”(非我)那里显现,因此我对我自身是不可知的;而在先验对象这里,对象的实在性需要纯粹概念来界定,这是一种矛盾的调和,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先验对象的理念

瓦解掉了康德对于无形式的事物与先验形式之间的区分。”^①无形式的事物，是那些未经先验形式加工的物自体，而先验对象的设定本身将无形式的事物与先验形式结合起来，并作为“对象”显现出来，齐泽克认为这个概念本身因此就是某种对立的显现：“普遍的形式化——先验的‘空洞’范畴的框架与我们在有限范围内的实际经验，以及为我们的直觉提供肯定性内容的效果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先验对象是这一鸿沟的化身。”^②换言之，在康德的先验范畴与被先验范畴所作用于其上的事物自身（它们是直觉所提供的肯定性内容）之间存在断裂，这一点的确是康德哲学所指的关键。这是康德为了反对休谟的怀疑论必须要做出的一个划界，即必须将事物本身划归到不可知的范围内，用以保证认识的有效性。而这个有效性也只有通过先验范畴才能被给出。但需要强调的是，康德所谓的先验对象也不过是物自体或者事物本身的不同说法，现在却被齐泽克清晰地做了区分：“在物自体(Ding-an-sich)与先验对象之间的区分正好对应于拉康意义上作为原质(Ding)的真实界与对象 a(objet petit a)之间的区分：后者确切地说是某种换喻的对象，它给予肯定性对象的匮乏以化身。”^③由此物自体成为了那个不能趋近的真实，而先验对象则成为了体现这种真实的外在表象。正是这一“先验对象”将物自身的“不可知性”以表象的方式直接呈现出来——这也正是拉康那个很难说清的对象 a 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在此齐泽克一箭双雕，将两个含糊不清又极为关键的概念连在一起，

① Slavoj Žiž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

② Slavoj Žiž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

③ Slavoj Žiž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